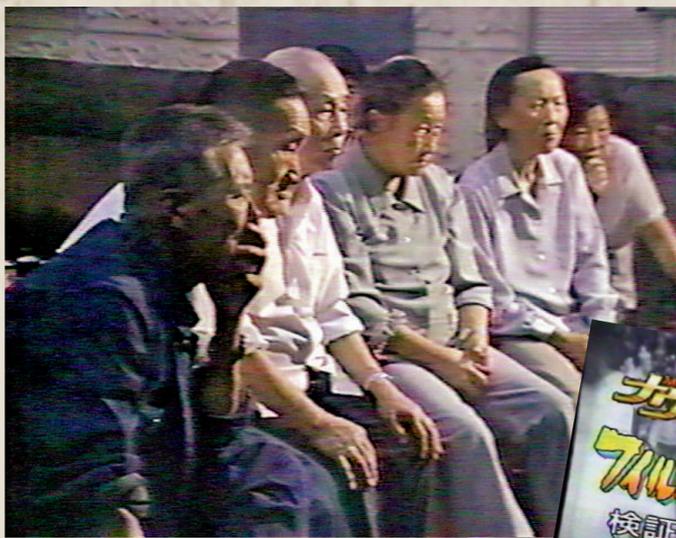


尋大屠殺活證 戳破日右翼謊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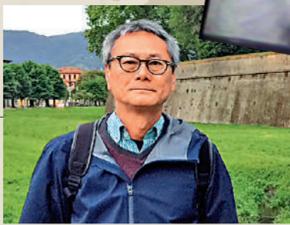
發掘歷史真相 ④

「半個世紀後，我找到並重新審視了馬吉影片，『鬼片』膠卷靜靜地繼續轉動，從膠卷裏聽不到叫喊聲、槍聲，但我感受到了一直守護着真相的拍攝者深深的悲傷。」1991年10月6日，日本每日放送（MBS）播出日本國內第一部追尋南京大屠殺的52分鐘紀錄片，掀起滔天巨浪。「加登英成製作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再次發掘了馬吉影片的歷史價值，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專家、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張連紅向大公報表示，每日放送電視台在黃金時段，第一次向日本民眾公開播放了馬吉影片的主要內容，紀錄片通過南京暴行的原始活動畫面和當事人的訪談，揭露了日軍在南京暴行的真相，戳破謊言，有力打擊了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囂張氣焰。

大公報記者 陳曼



▲1991年8月，加登英成將從美國找到的11分鐘馬吉影片帶到南京，請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們辨認。右二為夏淑琴，右三為李秀英。



▶加登英成是全世界第一個赴海外採訪與收集資料製作南京大屠殺專題報道的記者。圖為已退休的加登英成近照。受訪者供圖

▲1991年10月6日，日本每日放送（MBS）播出日本國內第一部追尋南京大屠殺52分鐘的紀錄片。

1991年7月2日，加登英成在洛杉磯電影中心最先發現南京大屠殺期間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喬治·費奇（又名費吳生）外孫女湯姬·昆頓捐贈的11分鐘馬吉影片。「同一時期，日本共同通訊社也對馬吉影片感興趣，我們就德國的羅森森資料進行過交流。最先拿到膠片的是我，之後，共同社、京都通信等都與洛杉磯電影中心進行了確認。」

「在美國實際發現膠片時，我還記得當時既興奮又高興的心情。」加登英成對大公報記者說，「發現了膠卷，採訪就結束了是不行的。為了提高膠卷的可信度，我得想辦法找出膠片中的受害者。」「膠片上的文字信息成為關鍵，我想這應該是根據兩位牧師（約翰·馬吉與喬治·費奇）所掌握信息做的。」

訪遍中美德日 交叉印證影片內容

循着影片中馬吉牧師在拍攝的每一處場景做的簡要文字說明線索，加登英成聯繫南京，找到了兩位受害者：時年74歲的李秀英（已於2004年逝世）與62歲的夏淑琴。「影片上的信息成了尋找受害者的關鍵。」加登英成說。

為避免信息源單一，加登英成採取多角度採訪，以多方證據交叉印證影片的真實性。半年的時間內，他採訪了約翰·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喬治·費奇的女兒和女婿；循着不斷發現的新線索，查找東京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的證人證詞詳細資料；從耶魯大學圖書館找到了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的唯一外科大夫羅伯特·威爾遜（又名韋如柏）的日記；在柏林波茨坦檔案館找出《羅森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的附件——馬吉牧師寫的詳細英文影片鏡頭目錄；專赴南京實地採訪。

「採訪後，我覺得這不是捏造」

在美國，加登英成採訪喬治·費奇的女兒夫婦，他們對着加登英成的攝像機鏡頭說：「在日本，政治家和學者都說南京暴行並沒有發生。這完全是胡說八道！父親的這些影片無疑是殘酷的，這些可怕的事情確實發生了。」

馬吉影片拍攝者約翰·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不僅展示父親拍攝用的那台16毫米攝影機，還帶着記者下到地下室，看父親留下的膠片。在接受加登英成採訪時，大衛·馬吉說，「第一次看這部影片時，我像大多數人一樣被嚇到了，大多數鏡頭是在醫院拍攝的，那些受害者的可怕遭遇，他們被燒死，被槍殺。」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我在書上讀過很多。實際採訪之後，我覺得這並不是捏造，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加登英成對大公報記者表示，「南京大屠殺的節目在日本反響很大，給我的職業生涯留下了深刻記憶。」

加登捍衛真相 值得尊敬

記者手記

2020年12月，我收到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下稱「聯合會」）」會長姜國鎮寄來4盒錄像帶，其中一盒是加登英成1991年拍攝的紀錄片《驗證南京大屠殺》。這部逾50分鐘的影片足有10分鐘1秒使用了馬吉牧師拍攝的影像。

《驗證南京大屠殺》播放的時間，早於「聯合會」拍攝的《馬吉的證言》與《奉天皇之命》。片中的馬吉影片是哪裏來的？透過「聯合會」的邵子平、旅日華僑林伯耀和華新社駐日記者鄧敏，我輾轉要到了加登的郵箱地址。

2021年1月16日，我用翻譯軟件給加登發出第一封郵件，說「我特別想知道您在1991年前後去美國尋找馬吉影片的經歷。」兩天後，我收到加登的回信。從2021年1月16日至2022年11月2日，我與加登往來郵件117封，他認真回答了我提出的多個問題。

在眾多有關尋獲馬吉影片的報道中，都有當年「聯合會」在美國與日本記者賽跑，最終獲得馬吉影片，這個日本記者就是加登。事實是：1991年7月2日，加登英成在洛杉磯發現11分鐘貴奇版馬吉影片，而「聯合會」的邵子平是在1991年7月12日，從大衛·馬吉家地下室內找到馬吉影片。其中，有關日本侵略中國的內容長達37分鐘。

加登以職業記者的公正、嚴謹與執著，勇敢地揭露了被刻意遮蓋的日本歷史中最黑暗的南京暴行。他值得尊敬。

加登尋訪受害者 驗證影片

李秀英：過了54年，日軍刀刺的傷疤也沒消失

馬吉影片線索

「這個19歲的女人懷孕了，她在反抗日本士兵的強姦時被刺刀刺傷，當她被送往一家難民醫院時，頭部和身體上至少有29處傷口。」（馬吉影片中場景說明）



▲34秒的畫面中，羅伯特·威爾遜醫生正在為面部及身體腫脹、遍體鱗傷的李秀英檢查傷口。

文獻資料考證

●《羅森報告》附件馬吉影片說明詞：「這個19歲的女子在難民區的美國學校裏避難。她懷第一胎已經6個半月。一個日本兵要強姦她，她進行反抗，因此被他用刺刀狠狠地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腹部被刺傷19處，腿上捱了8刀，下身捱的一刀有2吋深，因此她在被送進鼓樓醫院一天後就流產了。這期間她的傷口已經癒合。」

●羅伯特·威爾遜醫生日記：「12月21日 前天在五台山，一位懷孕6個半月的19歲姑娘因抗拒兩位日本兵強姦，臉上被砍了18刀，腿部有幾處傷口，下腹部也有一個很深的刀口。今天上午我聽不見胎兒的心音，她可能會流產。」

●赴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內展示的關於南京事件的各種資料，其中有一張很大的女性照片，這張照片中的女性也出現於加登英成在美國發現的馬吉膠卷中，照片下面寫着李秀英這個名字。

受害者口述

「即使過了54年，被日軍刺傷的傷疤也沒有消失。」受害者李秀英帶加登英成到當年被實現場及救治她的南京鼓樓醫院講述事實，並展示累累傷疤。

「1937年12月19日上午九點鐘，來了6個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準備拉走我和另十多個年輕婦女。我寧死也不能受辱，就一頭撞在牆上，昏倒在地。中午，又來了三個日本兵，其中一人上來解我的鈕扣，我去奪下他腰間的刀，日本兵大驚，同我爭奪刀柄。我奪不了刀，就用牙咬。另兩個日本兵聽到喊叫聲跑過來，用刺刀向我身上亂戳。一個日軍用刺刀向我肚子刺來，我失去了知覺，被父親送進鼓樓醫院搶救。經美國醫生威爾遜的檢查，我身上被刺了37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經過7個月的醫治，我才恢復了健康。」



▲2010年8月，李秀英在當年獲救的南京鼓樓醫院向加登講述日軍暴行。

夏淑琴：第一眼看到的是兩個姐姐光着身子死去

馬吉影片線索

「當日本人進城時，他們全家都被屠殺了。其中兩名婦女被強姦，然後被處死，其中一人被以一種特別可怕的方式處死。」（馬吉影片中場景說明）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一家祖孫9口人中7人慘遭日軍殺害，鄰居4人同時遇害，陳屍遍地的慘景長達35秒。這組畫面是東京審判中的出庭證人許傳音和馬吉牧師赴現場拍攝。

文獻資料考證

●1946年7月26日東京審判中，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擔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的中國人許傳音作為起訴方證人作證：「在南門的新開路7號（據夏淑琴所述應為新開路5號）有這樣一家，我曾和馬吉先生到過那裏。就在那裏，11個人被害，3個被強姦，被姦者中有一個14歲，一個17歲。強姦後，日軍把外物塞到陰道裏，她們的祖母後來把那物件拿給我。年輕姑娘在桌上被強姦，我在那兒的時候桌上血跡尚未乾透。我們還看到了屍體，因為它們都被放到屋外幾碼處，所有的屍體都在那裏。我和馬吉先生把屍體拍下來，因為它們反映了這裏發生的罪行。」

●1946年8月15日，約翰·馬吉在東京審判中出庭作證。被馬吉視作「最可怕的東西」即為許傳音領他去拍攝的夏淑琴家慘狀。馬吉在法庭的證言中對目睹的現場作了極為詳細的敘述後，強調道「如果我的攝像機，如果我當時有彩色膠卷的話，就可以拍出女孩被強姦的桌子上和另外一個人被殺的地上都有血跡。」

●《羅森報告》附件馬吉影片說明詞以整整一頁紙，詳細說明了日本兵是如何殺害這一家人的。而且其中寫着八歲和四歲的姐妹躲在舊床單下倖存下來的事情。

受害者口述

夏淑琴領着加登英成來到一家被慘殺的現場：「這是當年的新開路5號，當時我8歲。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隊日本兵約有30人到我家門前敲門，父親跪在日本兵前，懇求他們不要殺人，卻被日本兵用槍打死。然後他們把住在隔壁的父子四人全部殺了，再往裏走。」

日本兵從母親手中強行奪過1歲小妹妹，直接摔在地上，並扒光母親的衣服，輪姦後用刺刀殺死，並在她下身裏塞進一隻瓶子。我在另一個房間的窗戶中看到這一切，就是這個窗戶。走進我們房間的日本兵首先衝向外祖父、外祖母，槍殺了他們。然後把16歲的大姐推倒在桌上，把褲子脫下來。14歲的二姐也被拖倒在地板上，衣服被扒光。我嚇得大哭，就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後刺了三刀，昏了過去。醒來的時候，第一眼看到的是兩個姐姐那光着身子死去的樣子。外祖母也倒下了，腦漿都出來了。」

▶1991年8月，夏淑琴在當年慘案現場向加登證實：「我爸爸就死在這裏。」

